



老屋阙歌

□刘燕子

早春晌午，微微阳光从蓝灰色天空中筛下来，像母亲温柔的手，抚摸着池塘边的小山村。沉寂了一冬的青竹，刚从严寒中醒来，在柔柔春风中婀娜舞蹈。被青竹环绕的院落，连同村口百余年的黄葛树，一齐倒映在大池塘的柔波中。风来了，天光竹影、树姿屋舍，在粼粼细波中一点一点揉碎。风定了，那一抹抹或浓或淡的绿，那一袭袭或深或浅的灰还有红，还原成树影房舍的模样。几缕炊烟飘出竹林，带来熟悉的腊香，那是家的味道。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，整个村子显得温暖而可爱。

沿一条小径，走进竹林深处。老屋就在一排排小洋楼后面。在高大的楼房下，老屋没了往日的威严，显得逼仄而局促不安。老屋的后院从前有一棵大桃树，虬枝盘曲，枝繁叶茂。每到三月，一树粉红，把老屋装扮得俏丽而温婉。我们围在树下，扯下树疙瘩里渗出的亮晶晶的桃油，粘在同伴的头发上。惊呼乍起，惊落了头顶的桃红，细碎的花瓣飘落在发上、肩上——一缕缕若有若无的清香在春光里游离。

桃树面对的是一棵十几年的冬青，绿得发黑的叶片肥厚宽大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似乎还能照出老屋的影子来。这是我五六岁时从某处掐来一段枝条扦插成活的。

在第一场春雨中撒下的喇叭花种子早已

发芽，细嫩柔软的枝条顺着竹竿攀爬，有的挂在冬青树上，更多的越上房顶，攀上压在屋顶的桃枝。渐渐地，喇叭花打了花骨朵。临开花的前一个晚上，是睡不着觉的。我搂着枕头旁冰凉的大鹅卵石，痴痴地想着那些小喇叭。鹅卵石早被摩挲得圆润光滑，这是奶奶为了给我消暑，从十余里外的嘉陵江边背回来的。我偷偷辗转翻身，却也惊醒了同床的奶奶。她习惯性地摇起蒲扇，为我驱蚊。在悠悠凉风中，绚丽的喇叭花在梦中灿烂开放。

随着早起的奶奶，我站在熹微晨光中迎来了美丽的花季。纯白的、粉红的、浅紫的，一个个小喇叭在晨风中悄然绽放，淡淡的花香和着露水的清香沁入心田。内心柔软甘甜，甜美幸福，喇叭花，我听到了你吟唱的幸福阙歌。

如今，老屋早成了邻人堆柴草的杂房。那桃树，那冬青，那些攀爬在屋顶朝天而歌的小喇叭，那些铭刻着美好幸福的光阴，都沉寂在记忆深处。也只有在一个晴暖的春日，我带着对亲人的挂念，又回到了老屋的怀抱。

父亲平日寡言，但爱酒，常常在酒后有一搭无一搭地说起老屋。老屋前曾有一棵黄葛兰，还有一棵杏树。夏季的夜晚，黄葛兰浓郁的香气在夜风中缠绕，熏香了整个小院的清梦。在斑驳的时光中，黄葛兰早没了

踪迹。那棵老杏树，我很小的时候还见过。粗壮的枝干，需三个成年人才能合抱。浓密的枝叶，成了小鸟的乐园。在小鸟的欢声中，小院开始了一天的忙碌。如今，杏树也消失了，最终沉淀在老屋古旧的梦中。

父亲还说，村南有一口小池塘，种满了荷花。堤岸边，种满了兰草。夏季，荷叶如盖，满池芬芳；兰草馥郁，幽幽吐香。这些花花草草，全是我早已过世的爷爷栽种的。在父亲的记忆中，爷爷是一个能文能武的青年才俊。说到动情处，父亲会喝下大口高粱酒，眼神落在老屋外。沉浸在记忆的梦里，那一刻，老屋是温情馨香的。

第一次聊起老屋的父亲，还是三四十岁的精壮汉子，农闲时与别人比试臂力，掰手劲、扭扁担，谁也不是他的对手。如今，父亲的背驼了，牙掉了，头发白了。那些温暖着他的回忆，仍时不时从酒香里走出来。

那时的我，还是一个成天梦着花香的黄毛丫头。如今，我已中年，那些温暖的回忆，都尘封在旧日的阁楼上。今天，站在老屋的后院，我指着空地，说起了桃树、冬青、喇叭花，说起了整个夏天为我摇扇的手，说起了那鹅卵石，说起了父亲曾给我说起过的老屋……女儿的眼里没有惊喜，没有憧憬，只有不解和迷惑。

“太奶奶整夜为你打扇，她不累吗？”

“鹅卵石怎么不在花园里？为什么放在枕头旁啊？”

我知道，整个夏天呆在空调房的她，现在是无法读懂老屋，无法读懂母亲的旧梦。今天我带着她，与老屋相聚，这份记忆会留在她的心中。终有一天，她也会吟唱着这一阙悠悠的老歌，絮絮回忆自己的美好幸福。我相信，无论过了多少年，老屋始终会牵住游子思念的心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渝北区作协会员）

能懂的诗

游海口火山地质公园

□阮化文

这里的看点
是火山口
是余烬
是玄武岩
是来自地心深处的坚硬和柔软
重构的新世界

是一次怒吼过后
保持千百万年的沉默
和安稳

一座山，一个人，要怎样的造化
才会把深埋内心的丑的美的
一股脑儿地倒出来？
（作者系资深媒体人）

树语：生命的历练

□高峰

朝阳下，叶镶金
树，站成时光的碑
风抚过，叶与大地密语
聊着春之萌、夏之盛

根，在暗土盘绕
纠缠着，岁月的脉络
裸露的爪痕，啜饮孤独
在繁华与萧索间穿梭

从绽放到凋零
每一步，皆为修行
树影摇曳，默诵
生命，一场无声的远征
（作者系重庆诗词学会会员）

丁玉橙国画 卢浮宫获金奖

重庆知名水墨画家丁玉橙创作的中国水墨竹《德善祥和》，近日亮相法国2025 巴黎卢浮宫第35届当代艺术国际博览会大展并获金奖。

来自全球150多个国家的艺术家参展，丁玉橙以独特的中国写意水墨竹，一举获得金奖。《中国文艺家》杂志为丁玉橙出版了书画专刊，收录作品58幅。丁玉橙是中国非遗传统书画艺术名家，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特聘顾问，被中国艺术研究院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。

（静思）



丁玉橙金奖作品《德善祥和》

家有碓窝

□黎强

家有碓窝，日子就实实在在的，也是有滋有味的。

在我记忆中，居家过日子的河坝街人家，都有一副或大或小、或新或旧石质的碓窝，春海椒、春花椒、春大蒜、春芝麻。碓窝，这种古老的农耕时代的产物比任何物件都流传久远，与市井人家的烟火气融为一体、密不可分。在老街老巷玩得风生水起的娃儿，只要一听到哪家哪户说到“碓窝”二字，鼻翼间立马就飘来粗茶淡饭的味道，方才回过神来，觉得早已经“咕咕”叫的肚皮更添了几分饿意似的，撒开小腿就往家里跑去。

我家里的碓窝不知道是哪年哪月用青石打的，父母亲都很珍惜这个家当。碓窝是家里的好帮手，没有碓窝春出各式各样的调料、原料，家里是缺少味道的，小日子就显得寡淡无奇。平日里用了碓窝，母亲总是细心地用大铁锅或大鼎锅的热水，先把碓窝热洗一遍，用竹刷把把碓窝里里外

外洗得干干净净的，端到阳光下暴晒。待碓窝干透了，才倒置在屋角一隅的水台上，用一把老蒲扇盖着，免得脏了碓窝里面。

小娃儿总是贪玩好耍，不愿意干家务活。母亲在大铁锅里炒好海椒，布置任务让我春海椒面。想起春海椒那股辣味会冲得人喷嚏连天，还得用一张毛巾捂住口鼻，那滋味可不好受，我千百个不愿意，想溜。母亲正色道：“偷懒嘛，看你中午吃不吃油辣子蘸嫩豆花？”说罢，母亲转身进了灶房，让我一个人蹲在碓窝前，懒洋洋地春着海椒。其实，母亲从灶房的门缝里，早就看见我被豆花拴住了，规规矩矩地春着海椒面。

绝大多数时间，春花椒海椒大蒜这类家务活都是父亲来做，主要是大人担心娃儿做这些事毛手毛脚的，一是春槌没有握好会伤手，二是一不小心就春坏了碓窝窝沿。父亲一边春着物料一边自言自语说：“别小看这小小的碓窝，随用随取，随叫随

到，一点怨言都没得。”当娃儿的我，哪能够听懂这些话，只是觉得父亲这番话很深奥。不过，挨着父亲站着的我，这回没溜，还向碓窝里添着待春的物料，让父亲“咚咚咚”地春着。饭间老桌子上，父亲会给我夹几筷子刚刚从碓窝春出的作料调和的菜，似乎是对我的奖励。

小时候我是一个“病秧子”，碓窝春出来的中草药调理了我的身体。苦蒿遍坡长的时节，隔三岔五母亲就去艾坪山坡上采些青绿的苦蒿回来，在碓窝里春成苦蒿羹，用开水冲兑，调理我的病体。一闻到刺鼻的苦蒿味，我就要赖不喝。不过，我长大了才明白，这不仅仅是碓窝给了我祛病消疾的帮助，更有母亲疼我爱我的良苦用心。

如今，碓窝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科技含量的料理机、破壁机。而我，对于碓窝是难以忘怀的，它在我成长的岁月中，给了我深深的烙印，既在脑海，更在心里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副主席）

过夏的预备

□周丁力

不管你喜不喜欢夏天，夏天都会轰轰烈烈地长大，轰轰烈烈地无处不在。

为此，我早早在露台种下了几盆茉莉，为的是能在夏天的早晨，可以用茉莉的清香，清新自己的呼吸，还可不时用刚摘下的新鲜花朵伴着些许绿茶为自己泡一杯清香之饮，以消除心中与腹中的暑气。

前几天，我还将居室里所有的窗帘都换成了淡绿色，为的是使盛夏的阳光，在进入我的居室后，变得温和一些、美丽一些，以点染我的眼睛和心境，优化家的居室氛围。

我家露台上，夏天常有飞鸟来歇脚，我很喜欢。夏天即将开始，我在露台放了一只小碟子，里面放点生米或者吃剩的饭粒，为的是能多留一留那些可爱的鸟儿，为的是能在居家生活中，多聆听到几声清脆宜

人的鸟鸣，以消除暑热带来的郁闷。

此外，我还为自己预备了一些可以清凉内心的书籍，比如沈从文的《边城》、汪曾祺的《人间草木》、川端康成的《雪国》。我还要在夏夜里去收集并阅读一些描写春秋美景的古典诗词，以及散文……以便通过这种阅读与收集，可以让身体处在炎夏的我，心灵去到风景宜人的春天和清凉宜人的秋天里随意地张望与徜徉。

我还预备下一些金银花、菊花、枸杞、绿色的新茶与桑叶，以便为穿行于盛夏的自己和亲友制作清热之饮，以清心明目。

空调一直都开着的，但我希望自己对它不要过分依赖，能不用则不用，设定的温度能高点就高点，因为空调在赠给我清凉的同时，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消磨掉我对高

温的耐受能力。

专家说，夏天阳气充沛的太阳于人体是很有趣的。我也切身感觉到，适时、有意识地去晒一晒夏天的太阳，这不仅仅是一种积攒清凉的方式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制造清凉的方式。夏天的太阳虽然强烈，带来炎热，但当 I 亲近它时，会出一出汗，其实也就是通过主动受热获得一种特殊的清凉。因此，尽管我要积攒清凉，但我并不准备拒绝夏天的太阳，因为我生活的南方日照比北方较少，因此夏天的太阳为我这个生活在南方的人，提供了很好的日光浴。我要一如既往地抽时间去亲近它，让它给我的体内增添活力的同时，也提高我的耐热力。我觉得，这其实也是一种为自己积攒清凉的好方式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